



• 温暖篇 •

在生命的轨迹中，我们有许多铭记的事情。在成长的岁月里，我们有过理想和追求，有过快乐和感动，有过忧伤和痛苦……就让我们在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吧。

温暖
WENNNUAN YISHENG DE 82 GE
一生的82个

• 张傲雪 乔素芳 主编 •

情感故事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WENNNUAN YISHENG DE 82 GE
溫暖一生的 82 个

• 张傲雪 乔素芳 主编 •

情感故事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暖一生的82个情感故事 / 张傲雪, 乔素芳主编.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8. 2

(温暖阅读)

ISBN 978-7-5001-1877-0

I. 温… II. ①张… ②乔… III. 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13957号

版权声明

《和谐阅读》丛书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由于我公司无法与部分权利人取得联系, 为尊重作者的著作权, 现特别委托北京版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向权利人转付本丛书中部分文字的稿酬, 请相关著作权人直接与北京版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取得联系并领取稿酬。联系方式如下:

吴文波、方芳

北京版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海淀区知春路23号量子银座1403室 邮编: 100083

电话: (010) 82357056 (57, 58)-230/229 传真: (010) 82357055

出版发行: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6层

电话: (010) 68359376 68359303 68359101 68357937

邮编: 100044

传真: (010) 68357870

电子邮箱: book@ctpc.com.cn

网址: <http://www.ctpc.com.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英浩律师事务所李海波律师, 咨询电话: (010) 51901090

策划编辑: 王宏义

责任编辑: 徐小美 靳鹤琼

封面设计: 李陈

版式设计: 李陈

印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规格: 787×1092mm 1/16

印张: 15

字数: 180千字

版次: 2008年2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2月第1次

ISBN 978-7-5001-1877-0 定价: 19.6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前言 / Preface

人生如大海，潮起潮落。一浪一浪的潮头，创造着生命的每一次刻骨铭心。浪涛过后，生命呼啸着退潮而去，沙滩上只留下点点滴滴美丽而闪烁的光亮，那是真情馈赠给你的贝壳。一枚枚的贝壳，请你小心捡拾，细细摩挲。

这一枚，请莫问它的表达方式，也莫问它的长度和速度，尽管有专家精确地算了又算，这位母亲救女儿性命于火车轮下的时间还是 0.018 秒。这怎么可能是哪位专家算得清、晓得明的呢？答案不去深究，因为，每一位母亲，都是一个谜。不信，“父母之爱”告诉你。

这一枚，请莫问它的出处。孤儿院里的孩子，只要小心呵护，给他阳光，他一样会灿烂绽放。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一对兄妹，小妹把求学的机会让给了“哥哥”，替“哥哥”赡养母亲，如花的生命也为“哥哥”燃尽。不知天堂里有没有蝴蝶花，但是我们相信天使的翅膀可以如花绚烂。植物人弟弟像纽带一样维系在一起的亲情温暖，“文化人”妹妹稚拙而专心的来信给我的力量，外婆刀削面调和的味道里隐藏的岁月记忆……总有一种力量，一种说不出的力量，使我们感动于这“亲情无价”里一枚枚闪耀的贝壳。

这一枚，不要问老师为什么会突发奇想上了一堂特殊的课，心中有爱，脚下就有路，腐朽便可化神奇。回头看看走过的路，老师教给我们多少知识，也许统统忘记了，但是，唯独一件勇敢的小事、一个坚定的眼神，让你铭记一生，感佩一世。这就是恩师。“恩师难忘”之所以吸引着你的眼球，是因为这里的每一枚贝壳都在诠释着爱的标新立异。

这一枚，告诉我们，真正的朋友就是永远的信赖、支持。让我们思潮翻滚的学生时代，曾经睡在下铺的兄弟，你的多少关怀仍是我心中永久的秘密……

这一枚，万分之一加万分之一聚焦温情，创造了百分百的奇迹；这一枚，女孩说：“你是我第十九个父亲”不啻为荒谬的逻辑，但一句“天下所有的父亲都不会希望自己生下一个懒汉女”的宣言，却让我们的敬畏之意油然而生……

这一枚，村口的石碾、老磨、烂木桩里贮藏了乡音，藕与莼菜里怀念着江南，冰灯的光辉里照见了漠河黑水……故乡的恋歌永远唱也唱不完。

还有这一枚——动物真情，让你懂得，能够在这个大千世界闪光的，不都是人类。

朋友们，展开在你眼前的，就是这片沙滩上的一枚枚风景画，请耐心捡拾这些五彩的贝壳，细细品咂每一道生命年轮里镌刻的记忆。从那里，你会提炼出人世浪潮永远也淘洗不去的“生命黄金”。

目 录

CONTENTS

父母之爱

- 父亲头上的草末儿 / 2
镌刻在地下500米的母爱 / 5
 旁听生 / 8
给儿子一个骄傲的背影 / 11
一段留错言的电话录音 / 13
雪山那么冷，棉衣那么暖 / 16
 记忆深处 / 20
母亲的眼泪 / 22
 手套 / 25
爱的第一百种语言 / 27
为了儿子的要求 / 30
藏在背后的眼睛 / 32
 不肯死去的心 / 35
讲究 / 37
谜一样的母亲 / 40
母爱等于0.018秒 / 42

亲情无价

- 妹妹的信 / 46
我做小保姆 / 48
 奶奶 / 51
外婆的刀削面 / 54
我的植物人弟弟 / 59
灵魂深处的感动 / 61
 永不道别 / 63
每个孩子都是天使 / 66
月饼带去我的思念和爱 / 69
天堂里有没有蝴蝶花 / 72
 亲情莫问出处 / 75

目 录

CONTENTS

恩师难忘

- 尊重的力量 / 82
- 顽童和绿头蝇 / 84
- 法国菜单 / 87
- 打翻的鱼缸 / 89
- 特别的祝福语 / 91
- 野村教画 / 94
- 一张丢失的扑克牌 / 96
- 梅老师 / 99
- 池老师教我的两件事 / 101
- 一堂特殊的课 / 103
- 脊梁 / 107
- 夏家窝之夜 / 109
- 老师来了，快逃 / 112

知心朋友

- 窗外的桔梗花 / 116
- 朋友 / 119
- 一份特殊的礼物 / 122
- 睡在我下铺的兄弟 / 124
- 水酒 / 126
- 她始终是我的朋友 / 128
- 好友 / 131
- 布莱恩的礼物 / 135
- 秘密 / 138

温情一瞬

- 谢谢你借给我一冬的温暖 / 142
- 感动美国法律的爱心 / 146
- 战争中的回形针 / 148
- 只能送你一点糖 / 150
- 隔着门的友谊 / 152

目 录

CONTENTS

报童的自行车 / 154

万分之一加万分之一等于百分百 / 156

善良那根弦 / 159

第十九个父亲 / 161

吹着口哨回家 / 164

最后的馈赠 / 167

灯亮着 / 170

故乡恋歌

乡情 / 174

永远的绿荫 / 177

村口 / 180

乡雪 / 182

千里共婵娟 / 185

藕与莼菜 / 187

冰灯 / 190

漂泊者的故乡 / 192

乡愁 / 195

寻梦 / 198

动物真情

多格爱勒兰 / 202

祖父与马 / 204

亲密伙伴 / 206

班公湖边的鹰 / 210

仰望忠诚 / 212

军犬黑子 / 215

跑进家来的松鼠 / 218

珍珠鸟 / 2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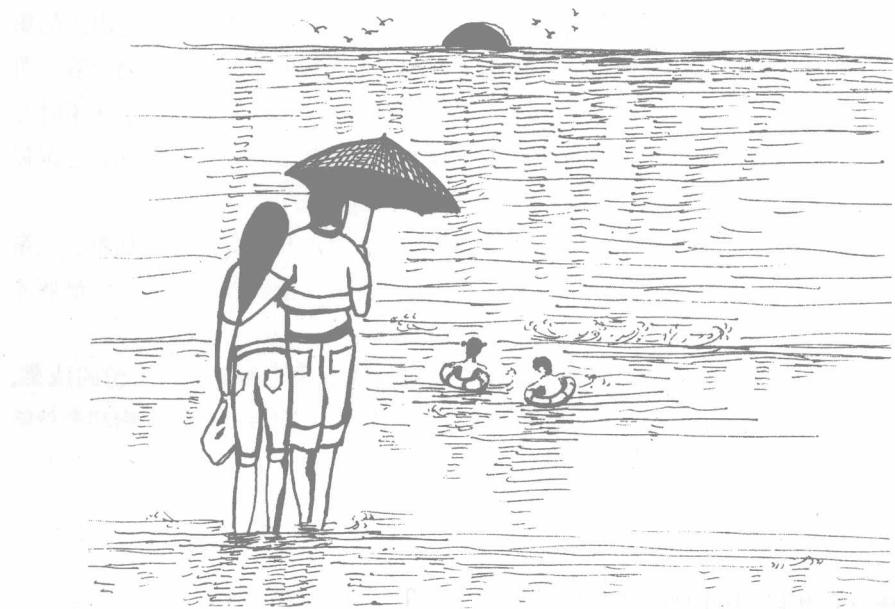
雪虎 / 222

一只白鹭 / 224

生命 生命 / 228

FUMU ZHIAI | 父母之爱

在这个世界上，爱有许多种，最伟大的爱莫过于父母给我们的爱，他们的爱是真诚的，实在的。在一举一动、举手投足之间，无不体现了他们的丝丝关怀。在父母眼里，儿女就是他们的一切。他们为了儿女可以付出金钱、权势乃至生命。



掀起棉布门帘，苍老的父亲正一个人孤单地守在地锅前，锅底红红的火焰映照着他头上数不清的草末儿。

父亲头上的草末儿

在我灵魂深处，永远也无法忘记的，是父亲那次头顶草末儿去我们学校的情形。

父亲是个农民，识不得几个字，一辈子靠弄田种地为生，从未出过远门，甚至连去县城的次数都极为有限。他和母亲在家乡那“旱了收蚂蚱、涝了收蛤蟆”的盐碱地上拼死拼活地劳作着，用心血和汗水养育着我们兄弟五个。哥哥、姐姐们一个个长大成家后远走他乡，读高中的我便成了父母心中最大的目标和希望。

1994年，我终于不负众望，考进了黑龙江大学，成为我们村建国以来走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被汗水和劳累浸透了一辈子的父亲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可是，我上大学的第二年，久病缠身的母亲便离开了我们。看着四壁空空的家和不时登门的债主，父亲郑重地对我说：“军呢，安心上你的学，别瞎寻思家里的事儿，这跟你没关系，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读完大学。”

话虽这么说，可穷人家的日子是难熬的，穷人家张罗点儿钱更是难上加难。父亲接连张罗了七天七宿，找过了所有的亲戚，求遍了方圆上百里能够求的人家，最后才以4分的高利借到了600块钱，把我送上了返校的客车。

回到学校，我停止了早餐，每天午晚两餐也只吃两个馒头和5毛钱一份的咸菜，手掰手计算着怎么省钱。可就在我省吃俭用挨过了大半个学期后，一场大病却突然降临到了我的头上。整整半个月，虽然在同学们的精心照顾和全力帮助下我恢复了健康，可大家垫付和借给我的钱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在试过了可以想到的办法寻求帮助无效后，我第一次流着泪给父亲寄出了要钱的信。

两周后的中午，我下课刚刚回到宿舍，门一响，一个衣着寒酸的农民推门走了进来：“赵守玉是住这屋吗？”

“爸！”来人竟是父亲，我顿时愣在了那儿。

“哎呀，你们学校可真大，找你可真不容易。咋样？病全好了？”父亲说着摘下了头上戴的狗皮帽子。我清楚地看到：父亲的头上竟然沾满了草末儿。

“好了，全好了。”一种怕人嘲笑的羞辱感油然而生，我急忙把父亲拉坐在床上，“你怎么来了？”

父亲仿佛没有意识到我眼神中的变化，他仔仔细细地看着我，最后放心地点了点头：“好，全好了就好。”说着解开棉袄，把手伸进怀里，抖抖地掏出了一个已辨不出颜色的手绢包。父亲打开手绢，里面露出了一沓钱。

“这一段凑钱不太容易，晚了些。这是3000块，快还给你那些同学吧。”父亲说着，眼里流露出一种异样的光。

3000元？我不由得一愣：“哪来的这么多钱？”

父亲干咳了一声：“还能哪来的？借呗。啥也没人命金贵呀！孩子，咱家情况你也知道，这钱你可要节在（方言：节省的意思）着花呀！”

我捧着这带着父亲体温的3000元钱，含着泪点了点头：“爸，你放心吧。”

父亲简单地吃过了我从食堂打回的中午饭后准备回家，走到门口，他犹豫了一下转过身来：“孩子，从省城到咱家挺远的，来回坐车也得花不少钱，过年……你就别回家了。”

我心里一震，皱着眉点了点头，把父亲送出校门便匆匆赶到班级上课。不知为什么，那一夜我没有睡着。

转眼间到了寒假，在同寝弟兄的坚持下，我登上了回家的客车。从省城到了县城，又倒车颠簸了近百里，村子里灯光闪烁时，我才来到了家门前。

推开家门，我愣了：新刮的雪白的墙壁，一应俱全的家具，高档的电器……这是怎么回事？

“你找谁呀？”一个中年妇女闻声走了出来。

我狠狠地把书包一扔：“我找谁？我还要问你找谁呢？这是我



的家！”

“你的家？”妇女愣了一下，“哦，你是老赵那个上大学的儿子吧？这是放假了吧？怎么，你爸没告诉你吗？”

“你到底是谁呀？”

女人笑了笑：“我是刚搬到这村的，你那回有病，你爸已经把这房子卖给我了。”

“什么？！”仿佛一声惊雷，我差点儿没坐到地上，“卖……卖给你了？那……那我……我爸呢？”

“他给别人看草垛去了，就住在20里外的野草甸子上。”

我不知道是怎么从“家”里走出来的。一出门，泪水“呼”一下涌了出来，我发疯般哭喊着，向着村外的野草甸子奔去。

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山一样的草垛出现在了眼前。草垛边上，一个深入地下、半露于地面、上面覆满了草的地窖子出现在凄冷的月光下。掀起棉布门帘，苍老的父亲正一个人孤单地守在地锅前，锅底红红的火焰映照着他头上数不清的草末儿。

“爸——”我泣叫一声，一下子跪倒在了父亲的面前。

父亲一愣，看清是我，急忙把我拉了起来：“快起来，回来了也好，吃饭了没有？”

那一夜，父亲只字未提卖房的事儿，只是絮絮地说了一宿母亲的事。我整整淌了一宿的泪。

刚过十五，我便告别父亲准备回学校。父亲抖着手从怀里掏出那个手绢打开，里面10块、5块、2块、1块的，竟然是100块钱：“孩子，这是他们给我的看草垛的钱，你拿去。”

我的眼泪围着眼眶直转：“爸，上回那钱还有呢，这个你留着吧。”

父亲一瞪眼：“净瞎说，那钱除了还账估计早没了。我在家里好对付，你在学校处处都得用钱哪……爹就能给你这些了。拿着，孩子，就差半年了，不管咋样都要把书念完。你大学能毕业，爹就是死了也有脸去见你妈了。”

我的眼泪一下淌了下来，点着头接过了钱：“爸，你多保重，我走了。”趁父亲没注意，我把一部分钱塞在褥子底下，转身爬出了地窖子。

在自己勤工俭学和朋友的帮助下，我终于完成了最后一个学期的学业。毕业后，我没作任何犹豫，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家乡。

如今，父亲和哥哥一家生活在一起，我也时常回家看望父亲。父亲常常对我说：“不用回来得那么勤，我身体好好的，又有你哥嫂他们照顾，你好好上你的班就行了。”

我经常含笑点头答应，可事后依然往家跑。每当静下来，父亲头上沾满草末儿的

形象便不时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清楚，父亲的行动和身影已经深深地刻进了我的脑海，必将会影响我的一生……（赵守玉）



即使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读完大学，这是多少贫穷父母最朴素的誓言，这誓言中浓缩了对孩子一生的关爱，欲以自己的所有为孩子铺平通向美好未来的路。

父母的这种奉献精神不是信仰的驱使，却因为天性的自然流露而愈发显得可敬可贵。他们为此可以付出无处栖身的代价，甚至自己的尊严，如“我”那一头草末儿的父亲，竟然卖掉唯一的财产——房子，而去替人看草垛睡在地窖子中。

父母可以为我们如此奉献，我们却不可以为了自己的前途看不见他们额前的白发，脸上的风霜。我们更应该心系父母，知恩图报。其实学有所成，或许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报了。

赵平姣当时死在离丈夫仅二十余米远的地方，她似乎知道自己无法逃避死亡，没有继续往上爬，只是用一只手捏着鼻子，另一只手斜搭在湿润的井壁上，那里，依稀可见她在生命绝望的最后一刻，用手指刻出来的几个字：儿子，读书……

镌刻在地下500米的母爱

这位母亲叫赵平姣，今年48岁。谁能想到，在不见天日的煤井深处，她已经弓着脊梁爬行了十多年。

1993年，赵平姣的丈夫陈达初在井下作业时被矿车轧断了右手的三根手指。此后他只能在井上干轻活，收入少了一大截。为了供女儿陈娟、儿子陈善铁上学，赵平姣

决定自己也下井挖煤。陈达初惊讶不已，自古以来，哪有女人下井挖煤的？再者太危险。赵平姣却同样坚决，不能耽误孩子上学。

赵平姣永远忘不了第一次下井的情形。随着矿车开动的“隆隆”声响起，她的心就陡然悬了起来，听到煤块垮塌的“嚓嚓”声，她就心惊胆战地怕头顶上的岩土会轰然坍塌，好不容易挨到下班，赵平姣全身除了牙齿和眼圈是白色外，其他地方全是黑的。

1996年，陈达初身体基本好转，能够下井了，他求妻子别再下井。但赵平姣没有答应：“达初，别看现在我们每个月能挣一千多元，可不积攒一些钱，以后怎么供孩子读大学？”陈达初想到儿女们马上就要上初中高中，听说上大学一年需要一万多元，只好不再吭声了。

起初，赵平姣的艰辛并没有得到儿女的理解。第一次下井的那天傍晚，陈娟带着弟弟去矿上找父亲。突然，姐弟俩发现了母亲，那样的黑、那样的丑，被汗水打湿了的衣服紧紧贴在身上，浑身上下沾满了煤灰。陈娟立刻拉着弟弟的手往家走，生怕被母亲发现喊住他们，更怕别人发现那是他们的母亲。

从那以后，陈娟再也不愿在别人面前提起母亲了。



1997年3月的一天，一根矿木重重地砸在了赵平姣的左腿上，但是她没说什么，一直挺到下班。晚上，赵平姣悄悄地爬起来，用藏红花油涂抹伤口。陈娟起夜时看见了妈妈的影子，问道：“妈，你在干什么？”赵平姣吓了一跳，忙不迭地拉下裤腿。陈娟挽起母亲的裤腿，她惊呆了：母亲的左腿淤青了一大片，还渗着血；她的膝盖结着厚厚的一层硬茧，摸上去粗糙得扎手！瞬间，眼泪涌满了女儿的眼眶。

1998年秋，陈娟初中毕业考取了市里一所职高。从这一年起，女儿的学费和生活费一年共需要

一万余元，儿子上初三的学费一年需要一千多元。赵平姣决定做最苦、最累的活——背拖拖。

背拖拖是方言，是指在井头处，把煤用肩拖到几十米外的绞车旁。井头是不通风的死角，人在里面根本直不起腰，稍微运动就会气喘吁吁，它是井下最危险的地方。

从此，赵平姣在井里总是蜷缩着身体爬行在井头，艰难地将一百来公斤的煤拖到绞车旁。因为是计件算工资，这位体重仅 45 公斤的母亲，想的是要拉更多、更多……

2005 年秋，陈善铁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华中农业大学，赵平姣激动不已。送儿子上火车之前，她叮嘱道：“儿子，好好读书，每年的学杂费和生活费，妈会为你准备。妈知道你节俭，但你千万不要亏待自己。”

赵平姣舍不得让儿子在大学里因为钱受委屈，她决定坚持到儿子大学毕业再不下井。夫妻俩满怀希望地憧憬起以后的日子：老两口种种地，和儿女打打电话……

然而，就是这样简单朴素的愿望，竟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厄运砸得支离破碎。

春节后，矿上挖到了一片好煤层，这种煤比普通煤每吨要贵二百多元，矿主决定日夜加班挖煤。但是，这种煤层含有高浓度的瓦斯，井下已不时暴露出瓦斯泄漏的一些征兆。然而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矿主把安全抛在脑后，仍旧要工人加班加点。

2006 年 4 月 6 日下午 3 时，赵平姣和丈夫向煤矿走去。和每次下井一样，换上工作服后，他们在井口相互看了一眼，目光饱含着夫妻俩相濡以沫的恩爱和默契，也饱含着祈祷和期盼：下班走出矿井时，夫妻俩可以看见对方安全地站在眼前。

傍晚时分，陈达初下矿井送矿木，远远看见妻子正弓着腰拉煤。赵平姣抬起满是煤灰的脸庞，一双亮闪闪的眼睛望着丈夫，送上一个宽慰的笑容。陈达初也满含心疼地对妻子笑了笑。没想到，这竟然是他们最后的诀别！

夜里 10 时，矿井深处突然传来一连串沉闷的爆炸声，大地剧烈地抖动了几下！“出事了，肯定是出事了！”陈达初拔腿飞快地往井下冲。此时，巷道里浓烟滚滚，瓦斯夹着煤灰像飓风般从下面喷涌而上，呛得人几乎窒息。陈达初只有一个念头——把妻子救出来！他一次次往矿井深处冲，强烈的气流却一次次把他推出来。

这时，另外两名矿工发现了他，冲上来使劲往外拉他。陈达初大声吼道：“孩子他妈还在井下！”说着推开二人，转身又要往井头冲。两个矿工又拉又拽，最终还是把他拉上了地面。

矿难发生后，井下 14 名工人只有 5 人逃出劫难。经过七天七夜的紧急搜救，人们在井下找到了赵平姣的遗体。赵平姣当时死在离丈夫仅二十余米远的地方，她似乎知道自己无法逃脱死亡，没有继续往上爬，只是用一只手捏着鼻子，另一只手斜搭在湿

润的井壁上，那里，依稀可见她在生命绝望的最后一刻，用手指刻出来的几个字：儿子，读书……

一位母亲，在黑暗的矿井下，在孤立无援的最危急关头，以这样的方式向她的孩子和丈夫作最后的告别。在场的搜救人员被深深震撼了！

在陈娟和陈善铁接到噩耗赶回家时，母亲已经长眠地下！姐弟俩抱头痛哭！那一刻天地为之动容……（芝英）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在暗无天日的煤井中，一位母亲蜷曲爬行，只为了能够供养孩子上学。然而，这位母亲终究没能等到儿子上完大学，就被埋葬在地下500米的深处。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母亲挂念的还是儿子读书的事。

这就是母爱，天地为之动容。母爱里有一种元素，叫做义无反顾。她明知道下井有多危险，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将生死置之度外。母爱里有一种元素，叫做旷日持久。它无声无息的存在，一直延续到生命的尽头，久久都不曾消散。

有一种爱得来太过容易，因为太容易而经常不被记起。那就是深沉而隽永的母爱。

放牛老汉天天都来，风雨无阻。张老师也习惯了每次上课前都朝窗外望，好像没这旁听生，自己上课就缺什么似的不踏实。

旁听生

张文魁老师最近每次上课都发现窗外一棵歪脖子柳树下系着一头大牯牛，那牛常爱仰头哞叫，分散了学生的注意力，干扰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这一天，张老师实在忍不住了，他给学生布置了一些作业，就离开教室，走出校门，再沿篱笆墙走过去，定眼一看：那块凸起的山坡上，还坐着一个胡须皆白的老头。

张老师压了压火气，说：“老大爷，这里是学校，你咋把大牯牛系到这儿，这会影响娃儿们上课呀。”

“哎呀，得罪，得罪。”老大爷赶紧翻身坐起，拍拍屁股，不好意思地解释道，“我老汉不懂规矩，还望老师多多包涵。”

张老师见对方没挪地方，就直言相告道：“老大爷，你上别处去放牛吧。”

放牛老汉有些不好意思地搔搔脑壳，说：“我老汉想跟娃娃们一起学几个字，长长见识。你看，这是我抄写的生字。”放牛老汉说着话，从荷包里掏出半截铅笔和一张烟壳子纸，递给张老师。

张老师朝对方望望，觉得令人难以置信，他接过那张烟壳一看，那上面果然歪歪斜斜地写着“鹅、曲、歌、拂、拨、波”等字，上面还有像蚯蚓般的拼音。这是自己前一节课讲的一首唐诗的内容。一时间，张老师心中生出一股敬佩之情，说出话来口气也缓和了许多：“大爷，你把牛牵得远些就行了，这样不会影响娃儿们上课。”

“噢——”老大爷恍然大悟，他咂咂嘴，“你看，我光顾了自己……”说着忙弯腰解绳，牵牛而去。

张老师和这个老大爷不太熟，但知道他姓岳，读过几年私塾。据说近四十才婚配，找的是一个有癫痫病的女人，唯一的儿子一生下来就瘫痪在床。前年，癫痫女人去河边淘米，不幸旧病发作，一头栽在水里，命归黄泉了。唉，是个苦命的老人！

第二天，岳老汉又来了，这次他把牛系在远处田垄上，独自斜坐在歪脖子树下。张老师为了照顾他，故意把字儿写得很大，那拼音也写得一丝不苟，那声音也比往常

